



【长安卷】

MEIREN
MOULV



柳暗花溟 著

美人谋律

北方文艺出版社

【长安卷】
MIRREN
SOUL
柳暗花溟 著

美人律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人谋律. 长安卷 : 全2册 / 柳暗花溟著.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7-5317-3319-5

I. ①美… II. ①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4883号

美人谋律. 长安卷 (全二册)

策 划 / 北京记忆坊文化
作 者 / 柳暗花溟
责任编辑 / 王金秋 牟国煜
特约编辑 / 张才曰
封面绘图 / 画 措
书名撰写 / 沈 志
封面设计 / 80零·小贾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D栋526室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8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670×970 1/16
印 张 / 38
字 数 / 750千
版 次 / 2014年9月第1版
印 次 / 2014年9月河北第1次印刷
定 价 / 59.80元 (全二册)
书 号 / ISBN 978-7-5317-3319-5



目录

- 001 / 第一章
- 025 / 第二章
- 051 / 第三章
- 080 / 第四章
- 104 / 第五章
- 126 / 第六章
- 146 / 第七章
- 166 / 第八章
- 191 / 第九章
- 215 / 第十章
- 239 / 第十一章
- 261 / 第十二章
- 272 / 第十三章
- 288 / 番外一
- 292 / 番外二
- 297 / 番外三



第一章

第二天，春茶蘼如愿得到了锦衣回想的细节，可惜只有一页纸，上面还只寥寥数行。不过总算有了突破口，她既然有了心理准备，就不会那么失落。

晚上去找白敬远，大书房内，仍然是白卫在外面守着，爷孙俩喝茶聊天。只是当听到“朱礼谋反案”几个字后，白敬远变了脸色。

“你难道要用这个案子……”白敬远问得迟疑。

春茶蘼却坚地点头，“因为当年的刑部尚书许文冲被刺案，是阿苏瑞的狼眼组织做的。”

白敬远把茶盏放下，免得太激动摔了杯子。

“狼眼组织的存在，知道的人不多，熟悉者仅限上层权贵。”白敬远习惯性地抚着胡子，“因为他们要价高，手段干净利落，从不失手，所以能请得起他们的也非普通人。”

“许尚书之死，没人怀疑是他们做的吗？”春茶蘼好奇。

“当然有怀疑，但他们如风般来去，连痕迹也不留，除非他们自己承认，不然哪可能确定？”

春茶蘼目光一闪，想到对方要让夜叉认罪，必须拿出他是狼眼组织头目的证据，那会是什么呢？

“茶蘼，你可曾想过，要翻出朱礼谋反案，牵连之广，是你之前都没有经历过的？若朱礼是被冤枉的，等冤情大白，为此送命的人不知几多。”白敬远有些担心了。

越是大案，就越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长安水深，权贵们明的暗的，关系盘根错节。越是要抗争，就越是会陷入网里。等哪天被缚住，就只能任人宰割。为了一个阿苏瑞，值得吗？

可在春茶蘼眼里，为了救夜叉，她什么都敢做，神挡杀神，佛挡杀佛。若没这点气势，就不应该站在公堂之上。但这些，不能和外祖父说。

“祖父，若阿苏瑞的功不够大，就抵不过罪过。想来想去，只有这个案子够分量。还有一点就是……您可知道皇上对这件事的态度？”她把韩谋拉出来挡箭，“皇上暗示我，一定要保下阿苏瑞。”这也是事实。

白敬远却是一惊。他是天子重臣、近臣，自认总是能揣摩到皇上的意思。但在这件事上，他一直感觉圣意变幻莫测，现在茶蘼这么说，他心里总觉得哪里不对。

“皇上知道你要翻朱礼案吗？”他下意识地追问。

“知道。”

“那皇上还要你大展手脚？”

“是。”

白敬远闭了闭眼，再睁开时，神色已经清明至极。

上弱需下强，不然如何能在权力的倾轧中游刃有余？但上强……用白话说，下面人直接抱着皇上的大粗腿就行了。不然像杜府一样，机关算尽，未必有好下场。看来，不管皇上是要保阿苏瑞还是要翻朱礼案，那都是皇上心中的一根刺，必须要拔的。

“你想知道朱礼谋反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吗？”白敬远叹了口气问。

“想知道，但是我不能明着调查，因为还没上公堂，不能打草惊蛇。再者，我问过皇上了，这个案子是封了档的，普通人只能知道其皮毛，真正的内情并没有对外公开。许尚书被杀，就是因为查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白敬远点了点头，“没错，当时这案子是杜老家伙会同三司共审的。”

“祖父为什么没有参与？”

“那年年初我突然生了重病，回洛阳休养，半年没在朝堂中露面。如今看来，还真是凑巧啊。”白敬远眯了眯眼，开始陷入回忆，“但这个案子，我还是略知一二的。”

白敬远娓娓道来，春茶蘼听得仔细，祖孙二人直聊了一个多时辰，春茶蘼才大概知道了些此案的来龙去脉。

谋反案，一般都是武将或者皇族，又或者是势力极大的外戚做主角。文臣嘛，在文字狱中能当男一号，推翻政权的事却很少做。不是有句话叫作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吗？因为文人心思比较灵活多变，容易摇摆不定，又没有武力值。

偏偏朱礼是文臣。而朱家，本是世家大族，若非经过匈奴人的百年铁蹄，朱姓说不定是大唐的第一大家族。当年，匈奴人暂时获得过中原的统治权，他们需要汉人的配合和必要的臣服。朱家，就是匈奴王朝时期的汉臣，而且很受重用。朱家

祖上为了保护本家族的生存利益，降了匈奴，还算是起带头表率作用的那一批。为此，朱家在文人清流中的名声极差，这也就是谋反案经过那么些年，却没有那种不怕死的二愣子主动提出翻案的原因。

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朱礼年轻时与当今圣上韩谋相识于江湖，两人身份不明，却相交莫逆。后来身份揭开，韩氏夺天下，朱礼作为匈奴王朝的汉臣，实际上起到了里应外合的重要作用。所以，相当于他们又降了大唐。百年时间，连降两次，三姓家奴。

一般来说，这种“不忠诚”的家族及其代表人物，不管在哪朝哪代也不会受到重用，厚道点的当权者，会给他们一些闲差，养着那一家子，只要他们老老实实，就当他们不存在就是了；遇到不厚道的，三五年就得因这样那样的原因憋屈死几位，然后家族败落。

但朱家很奇怪。祖上有济世之才，确实保证了匈奴王朝一段时期内的稳定，于是朱家的权势是汉臣第一位。后代中，朱礼既有眼光，预见到匈奴的败退，又与韩谋因为私交而受到重视，混得风生水起。可想而知，朱礼谋反，对韩谋的打击是很大的。

韩谋此人，是历史上少见的不多疑的上位者。他信奉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信条。但这种人，也是最容不得背叛的。

而整个事件的起因，是后宫之事，是皇上那两个夭折的儿子。

其实那两个儿子都是病死的，至少表面上如此。但在后宫中，矛头却指向了良妃，也就是朱礼的嫡亲妹妹。

皇帝的皇宫，像所有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一样，是有等级的。最高的等级，与皇帝的情爱无关，而关乎着朝中力量的平衡。当然，这并不绝对，而是说大部分如此。因为和朱礼是未登基前的朋友，而且是年轻时就相交的，总有几分真情在，所以对良妃，韩谋非常宠爱。只是因为世家势力，为后者是杜家的嫡女。

狼多肉少，为争夺这一块“龙肉”，后宫就是战场，善良单纯者不可能生存下去。良妃能宠冠后宫，除了自己哥哥的原因，也是有些手段的，难免也做了点隐私的事。一来二去，因为那两名夭折的皇子，被人抓住把柄，冠上了谋害皇嗣的罪名。

她可能是冤枉的，也可能多少与皇子的夭折有点关联。总之，韩谋一怒之下把她打入了冷宫。不久后，没等到皇上开恩释放，她病重而死，一样是死得不明不白。因为这件事，朱礼与皇上之间有了嫌隙，又与三年后的谋反有了因果关系。

那年，一队前往西域的商队路过幽州城，幽州大都督罗立截获了一件了不得的东西：非常精确的，最近才换防过的，极为秘密的，大唐西北边境的布防图。

这是绝大的军事机密，因为大唐信息传播不发达，侦察敌方的军事情况全靠斥候或者潜伏多年的细作。所以，这样一份地图就至关重要。虽然大唐强盛，匈奴已经无力入侵，但驱使强马硬弩掠夺边界，造成局部地区的混乱是可能的。若匈奴能联合西域诸部全线侵扰，对大唐而言也是极大的麻烦，甚至失去那些统治还不牢

固的大片土地，令边防线急剧内缩。

龙有逆鳞，触之必死。消灭匈奴王庭，统一西域，把阿尔泰山脉的大片地区归入大唐版图，这就是韩谋的逆鳞。

这份地图有多重要呢？它关系到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是否丧失，关系到很多人的生命，甚至关系到后面几十年大唐对外国策和边境战略。而能得到这份地图的人不超过十个，就连罗立这种封疆大吏、边境重臣也不可能知道完整的地图，只能知道自己镇守的那一片地区的。

作为当时最年轻的大司空，爵位是显国公，比时任尚书令的杜衡这种正二品还高两级的正一品大员朱礼，就是那十人之一。可怕的是，在装这份地图的匣子下层，还有一封信，是朱礼写给西匈奴王巴戈图尔的亲笔信。其中，并没有像一般谋反信那样约定如何起事，如何分赃。严格说来，那是一封十议疏，指出了如何统一西域的十大良方。据说，写得非常有见地，算得上是振聋发聩的大才之作，是从没有人总结和撰写过的。若巴戈图尔肯照此而行，不出十年，必成大唐的心腹之患。

这份十议疏若改改主谓语，呈送给韩谋，必然被他加倍重视，将给予朱礼更大的信任和褒奖。但，朱礼却把这个能动摇大唐国之根本的智谋之作献给了他朝朝的主子，说起来就是叛国的行为。

与此同时，在京中的显国公府，朱礼最信任的书吏投书刑部衙门，告朱礼谋反，并呈上朱礼自良妃去世后，利用三年时间建立的情报组织的人员及安排名单。其中，有不少西域人，还有不少大唐立国后没来得及逃走的匈奴贵族及后裔，摆明是为匈奴旧主服务的。

铁证如山，朱礼百口莫辩。但就算如此，重情且不多疑的韩谋居然还不肯下旨判定这场大案，非要亲自审理。但就在御审之时，朱礼突然行刺韩谋。结果自然是不成，他立即被侍卫诛杀，就死在韩谋的眼皮子底下。临死时，还不断嘶吼着大逆不道的话。

韩谋伤心且愤怒，就准了杜衡及同审官员的奏折，按十恶之首谋大逆论罪。朱礼已死，却仍诛其九族。这样，这桩谋反案就成了铁案。

五年前，不知为什么，韩谋突然要重审此案，刑部尚书许文冲还亲自到外地取证，哪承想被人刺死在回长安的路上。

“荼蘼，往事尘封，定案的证据又充分，当年许文冲如此精明强干，却落得个横死长安城外的下场，你不可掉以轻心啊。”说完这些事，白敬远担心地望向外孙女。

“祖父，许大人被杀，是有人雇请狼眼组织行事。”春荼蘼蹙了蹙淡淡的秀眉，“这说明了什么？说明许大人一定掌握了一些东西，所以才会招致杀身之祸。若非如此，也是他摸对了方向，触到了幕后人的痛处。还说明，朱礼案十之八九真是件大冤案。您知道吗？此案如果能翻过来，对皇上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他一定乐见其成。因为，百姓有一个奇怪的认知：当年皇上让冤案发生，是他被臣子蒙蔽；

如今他让朱礼沉冤得雪，就是他英明神武。若能下个罪己诏什么的，这种知错能改的行为还会给他加分，令他成为千古明君。”

“你这是想让祖父上密折，拍皇上的马屁？”白敬远不禁好笑，“还是先做个铺垫，免得冒犯了皇上的自尊，惹得皇上翻脸？”

“祖父，这关系到皇上的形象，身为近臣重臣，您有提醒的义务。”春茶蘼说着一笑，“再说了，铺垫是为了孙女我。就算是马屁，能拍得皇上舒服，对自家有好处，当然要自己先下手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这话又逗得白敬远笑了，因为回忆朱礼谋反案而沉重的气氛也一扫而空。门外的白卫听到房间内祖孙二人的互动，不禁露出微笑。相爷多年没这样高兴过了，六小姐不管是谁的女儿，却一定是真正的白家人。所以，他拼出命去，也要保护好六小姐。

八月二十三，秋高气爽，天气晴朗，百无禁忌。

刑部大牢附近戒备森严，离着几条街就不许行人随意走动了，因为皇上要在刑部公堂御审西匈奴王子案。前朝的皇族后裔潜入京城，却是由公堂审理定罪，而非皇上圣裁，这在大唐是第一次。不，应该说，是前无古人。

而皇上御审，自然不许百姓来围观，但春茶蘼一力劝说韩谋要透明化，这样百姓不会乱猜，反而有利于稳定。所以，仍然有被审查了祖宗八代外加近年社会关系以及平日言行的部分学子和书院先生，还有少量朝廷大员，被允许参加堂审，还可以把公堂上发生的事对外传播，但必须实事求是，不能有一丝杜撰、虚构和谎言。否则，依其严重程度论罪。

公堂上，两班差役被御林军取代。御林军都是贵族子弟担任，本来遗传基因就好，都是高个头儿，长得帅的。再加上服饰比其他军种都高贵精美，一水儿的红黑相间的军装，非常合体，配饰丰富，头上扎黑色抹额，衣角和襟边绣着统一的符文，挎刀持戟，往那儿一站，分外养眼，也分外威严，令整个公堂的气势都不同了。

春茶蘼早早就到了，仍然是男装，黑色带银线暗纹的大袖袍，再加上黑色的幞头和黑色薄底小靴子，只腰间一条暗灰色革带，很有文士风度。

俗话说，要想俏，一身皂，黑色更衬得她的小脸粉团团，嫩生生。虽说她手持一把最近风行长安的折扇，偶尔唰地打开，看起来极不和谐，可偏偏又奇异地好看，让别人的目光忍不住落在她身上。

“茶蘼。”她正在公堂侧面的小房间里往外偷看安检情况，身后传来一个温润的声音。

“小正！”春茶蘼挂上笑容，转过身去，之后神秘兮兮地凑近了，低声道，“我知道皇上御审，一定会带你一起的。不过嘛，也不知为什么，见到你还是很惊喜。”

康正源莞尔。这姑娘，在公堂上咄咄逼人，心机、语锋无一不利，有如一柄宝

剑。可私下，时常会有这种傻得可爱的举动，让人……怎么能在心底彻底放下。他的目光贪婪地在春茶蘼身上一扫而过，随后克制地安定下来，微笑道：“我也很高兴看到你，最近大家忙，都没有见面。无畏……”

“他要帮我的大忙，所以自请去守天牢。今天，大约会押人犯过来。可惜你在公堂上，他在公堂外，怕是不能直接碰面呢。”说到“人犯”两个字时，春茶蘼情不自禁地皱了下眉。

她自己没注意到，却没逃过康正源的眼睛，心中不由暗叹：能成就姻缘，必须时机对。他和表哥都没有在对的时机遇到茶蘼。他们出现时，她的春心未动。只是表哥有点想不开。

“等本案结束，我请你和无畏来我府上做客。”康正源仍然令人如沐春风，看起来苍白瘦弱，却自有一股掩不住的贵气风流，“那时，你可不许不来。”

“一定去，我还没正式恭喜你呢。”春茶蘼也笑，“谢二姑娘不错，有主见，心地好。而且，长得也很漂亮哪。”

康正源笑而不语，既不赞同，也不反驳。他自己不知道，就是他这种若即若离的气质，引得长安贵女花痴无数，包括九公主韩谨佳在内。据说听到他定亲的消息，九公主甚至大病了一场。

“皇上快到了，我去安排安排，有什么话，等你赢了这一仗再说。”康正源笑笑，随后又略压低了声音，“这回的官司不那么容易，就算有皇上坐镇，你也要小心。”

“谢了。”春茶蘼点点头。

夜叉的案子是公诉案，相当于原告是朝廷，由御史台负责。但此类最高监察机关，主要针对的是官员，就算夜叉这种外族人勉强够得上档次，却不知是谁主持公诉呢？御史台分为三院，职位最高的应该是从三品的御史大夫杜乔吧？还真巧，杜家二代掌门人呢。

“小姐，杜三和杜八来了！”康正源走后不久，向堂上偷看的过儿惊讶地道。因为春茶蘼对杜含玉的厌恶毫不掩饰，过儿和小凤对那二位也不怎么尊重了。

春茶蘼闻言，也走过去看。就见看审的学子文士们已经早早就座，有幸躬听皇上圣裁的高官贵族们也纷纷进来。按说白敬远这等爵位的人不该早到，但鉴于他家孙女是状师，还是给敌国贵族做状师，他当然会来压场子，所以，已经端坐在左侧最前的座位。他的身后，站着恭敬而沉默的白卫。

杜家已经削爵，杜乔是御史大夫，一会儿会站在公诉方的原告位置，杜含玉和杜含烟一介民女是没机会到公堂上的。可她们居然穿了男装，混在学子们中间。略想想，才忆起大唐有国办的女学，长安贵女很多都读过此官学，杜含玉还颇有才名，说起来也算学子。从这个途径得到亲自看审的机会，旁人也说不出话去。

只不知，杜贱人看的是案件审理，还是夜叉？一想到夜叉要被这女人用眼神调

戏揩油，春茶蘼就有点要抓耳挠腮的烦躁感。

“小姐，淡定。”小凤用春茶蘼的词汇提醒她。这丫头，有点迂，但奇怪的是，又有着不同寻常的敏感，本能地就发觉了自家小姐的不对劲儿。

而听到小凤的话，春茶蘼心下一惊，就像有闪电划过心房，连吸了几口气才平静下来。她必须冷静，不能让杜含玉影响了她的情绪。夜叉就指望着她了。

“还跟人家学穿男装，真是画虎不成反类犬，难看死了。”过儿哼了一声道。

“别侮辱犬类，小狗多可爱啊，杜家姐妹可比不了。”小凤认真地说。

春茶蘼扑哧一笑。

眼见人越来越多，春茶蘼安静地坐下来，闭目养神。实际上，是努力压抑起伏的心绪。她打官司，还从来没有这样紧张过。正所谓关心则乱，她的敌人不仅是杜家，是一票由世家大族的关系网联系起来的朝臣，是更多有华夷之分观念的、思想守旧的读书人，还有她自己。

她为春大山打过官司，虽然她对父亲也极为关心，但对手太弱，还不够她塞牙缝的。这次就很不同了，被告是她的心上人，原告方是大唐的御史台，局面几乎是死局，她得先破后立，如何能不紧张呢？这就好像上战场，敌众我寡，对方还有人质在手，要想赢，真的很困难。只是，她是遇强则强的性格，事关夜叉，她半步也不会退的。

想到这儿，再睁开眼时，她目光中只剩下了波澜不惊的冷静和无比的坚定。同时，公堂上一遍鼓响起。这是就要升堂的信号，与案件有关的各方人员要就位了。

春茶蘼正了正幞头，把折扇放在袖筒里，昂然而出。立即，嘈杂的公堂寂静了下来，只余她轻盈和缓的脚步声。她的身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其中，有很多是不满的，来自迂腐的读书人。在他们看来，一个女子当状师已经是不合礼法，何况她还要为大唐的敌人，一个匈奴贵族辩护。

春茶蘼很习惯被注目，所以丝毫没有慌乱，仅那种落落大方的气度，倒也令那些对她不满的人暗暗有些折服。这女子名满长安，不是没有道理的，不愧是安国公府的贵女，皇上的表侄女啊。

随后，站定的春茶蘼听到鼓敲二遍，再怎么镇静，心头仍然是一缩。

略侧过头，就看到夜叉被押着缓缓步上堂来。登时，集中在春茶蘼身上的目光换了方向。

大家都听过西匈奴王的王弟阿苏瑞之大名，但见过的，除了当时逮捕他、后来审问他、在监牢看管他的，再无其他人。

拜春茶蘼要把事情闹大的策略所赐，狼神之子的传说，全长安无人不知。就在开堂之前，还听说有不少匈奴人聚集起来，情绪激动。京兆尹怕出事，请调了不少兵士，把半个长安城都戒严了。另外，拜那些无知村夫村妇充满想象力的谣言所赐，夜叉在人们心中的形象是身高似野人，长得也似野人的家伙。

所以，当他一出现，那巨大而强烈的反差，令很多人忍不住惊叹出声。

夜叉穿着一件白色的斓袍，窄袖修身。合体的裁剪衬托出他挺拔矫健的身姿，衣料虽是纯白，没有织出花色，但质量上乘，随着他稳健中带着优雅的步伐，竟然散发出隐隐的华贵之气。他并非是蛮夷，他是匈奴的皇族，从小受过严格的教育，所以那举手投足间的风度是刻在骨子里的，自然就能流露。

他的手脚都戴着重镣铁铐，那限制了他的行动，还伴随着哗啦哗啦的响声，但那丝毫没有破坏他全身上下的美感，反而有一种受难者的悲凉和高贵。他的头发利落地向束起，令他俊帅绝伦的脸一览无遗。那双碧眸因为沉静，呈现出深墨的感觉。

这身材，这皮相，万中无一，兼之那种与生俱来的强大气场，简直夺人心魂。

再看杜含玉，面色虽然平静，但看得出，她和她那八妹都屏住了呼吸，那眼神……仗着没人注意她们，几乎令人厌恶地黏在夜叉身上。

夜叉啊，要不要这么拉风？春茶蘼想着，对那件白袍皱皱眉。他人狱时不是穿的这身，那么，这件高档的，似乎是顶级裁缝定制的衣服是谁给他的？想也不用想，皇上几乎是不二人选。可皇上这么做有什么目的？为了让夜叉博得看审众人的好感，令舆论倒向他吗？皇上想让夜叉脱罪，这一点她知道，但做到这一步，似乎有点关心过头，怎么隐约有种疼爱的感觉？韩谋和夜叉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这时，敲响三遍，主审，也就是皇上就要登场了。

春茶蘼借这个机会瞄了下夜叉，见他神色平静地站在那儿，但肩膀处的肌肉似乎是紧绷着的。这说明，他要拼命控制自己不看向她。

之前她反复嘱咐过夜叉和锦衣，在公堂上，绝对要保持沉默，除了皇上问他姓名之时，一定不要开口说一个字。那样，不会破坏他的贵气，在情绪上就能占上风。而且不说话，就不会让人拿住把柄。一切，有她。

“皇上驾到！”高公公特有的嘹亮嗓音响起。

这时候没人敢抬头，反而齐刷刷地站起身，再跪下去，叩拜。

春茶蘼和夜叉趁着这个机会，飞快地对视了一眼，又快速地错开。只一眼，却似都获得了安慰。

锦衣其实就跟在夜叉身后，春茶蘼却没注意到。更远一些的地方，韩无畏心中凉透。只要阿苏瑞在，茶蘼的眼里就看不见别人，心中也装不下别人。他，要怎么办？要怎样才能忘记，要怎样才能平静，要怎么才能……不动声色地活下去？

“平身。”韩谋的声音在高处响起。除了温和，什么感情色彩也没有。

等众人起身，春茶蘼看到原告方位赫然站着杜东辰。等双方例行公事地报上姓名，简说案由后，她才知道，自红绣鞋案之后，杜东辰就进了御史台。虽然只是个小小书吏，但既然在编制里，自然可以被御史大夫，也就是他的父亲，委派来与她对簿公堂。

杜家还是要踩她上位。这一堂若杜家赢了，杜东辰会名声大噪，也就奠定了他

直上青云的基础，还获得了亲自打倒白家的快感。杜家可真自信，可能他们手中握着了不得的证据，但世事往往瞬息万变，而她，自信可以扭转乾坤。

按照诉讼程序，由原告方，也就是控方先阐述事实，提出要求判决的结果。杜东辰侃侃而谈，举止言谈潇洒风流，大意就是说：一，匈奴与大唐并不是友好邻邦，那么，夜叉不是使节，不应当受到保护，而是应以敌人的细作看待。于是他来到长安，就成了秘密潜入，是为了刺探大唐的军政情况，是对大唐心怀不轨。二，匈奴百年前曾经肆虐中原，如今仍然频频侵边。三，夜叉在长安多时，有虚假伪造的身份，几可乱真，证明其有更深的图谋，只怕不利于大唐。所以，不杀，不足以保证安全，更不足以对匈奴形成威慑。四，虽然阿尔泰山地区传说狼神之子已死，但有可能是西匈奴王庭的重大阴谋，借假死行真事，毕竟“死人”行事才便宜。

总而言之，杜东辰的诉讼请求是：判处夜叉死刑，以显大唐国威。

处死一个匈奴的皇族中人，怎么就关系到大唐国威了？是为了吓唬对方，还是表示大唐并不受威胁和要挟，并不怕因此引发战争？先不说巴戈图尔会不会如此，单说道理就不通。只有征服匈奴，把阿尔泰山大片土地收归大唐的版图才是国威！国家大事，讲究利益，屠杀了夜叉，好激起匈奴百姓的民愤，以让他们誓死抵抗大唐的统治吗？以让巴戈图尔更容易凝聚西域人的力量，好对大唐造成威胁？真这么做了，主张者才是大唐的叛徒、奸细！

这些全是从政治因素考虑的，杜家会不知道吗？但，这是在公堂上，于是就只能以律法条款说话。这也是以杜家为首的朝臣们那么痛快地答应以律法解决此事的原因吧？因为律法是死的条款，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反而会少些顾虑。

他们才不管这样做之后，其后果令皇上多么为难和棘手。他们高官厚禄的时间太长，世家大族当得太久，在他们心中，已经只有私利，没有国家民族！这就是贵族制度的腐烂，曾经的尊贵与牺牲久而久之被后代磨灭，唯余贪婪。所以皇上才下定决心要打压、削弱他们的势力。而他们，仍然愚蠢地没有觉悟。

当身为主审者的韩谋听完原告的陈述，问起夜叉是否认罪时，夜叉一言不发，只春茶蘼上前半步，躬身道：“无故潜入大唐，触犯大唐律条，本方认罪。”这是事实，夜叉身为朝廷通缉名单上的首位，只要他站在大唐的领土之上，就已经触犯了唐律。不过“无故”两字学问大着呢，为下面做好了铺垫。

听到以辩论而闻名的她，就这么老实地承认了委托人的罪行，堂上立即大哗。杜东辰更是警惕地望向春茶蘼，总觉得这么顺当才危险。

公座之上，韩谋不动如山，也不拍惊堂木。他是皇上，天地间最尊贵的人，气急败坏地啪啪拍木头多不庄重啊。他知道春茶蘼还有后招，因而在下面喧哗了片刻后，只轻轻咳了一声。登时，一片寂静。看看，当皇上就是好啊，一言一行的威慑作用都那么大。

“但是……”果然不出所料，春茶蘼的话开始转折，“说本方当事人对大唐图谋

不轨，我们不能承认。说话要讲证据，不能主观臆测，特别是在庄严的公堂之上，在神圣的律法面前。”说着，她面向堂下众人，“律法不容侵犯和欺骗，不管是什么原因，什么道理。御史台的书吏大人刚才所说，全是凭空猜测，不足为信。”

“那么，以你承认的罪行，就算阿苏瑞没有危害到我大唐及子民，依唐律，也要在杖责之后遣送他回匈奴。”杜东辰紧跟着道。

看得出，上回惨败给春茶蘼后，他又下了大功夫。杜东辰这个家伙，可能是个当状师的天才，可惜做了她的对头，那她就不能客气，一定见一次拍一次，直到他永远不能翻身为止。

“何况……”杜东辰也有一个大转折，“我有证据证明，阿苏瑞做了危害大唐的事。”

来了来了！春茶蘼眸光一闪，神色却是不动，“愿闻其详。”

杜东辰挑挑眉。春六给阿苏瑞辩护，据三妹讲，是因为他们早就相识。她可能不知道阿苏瑞曾做过那些不法之事。可为什么她不慌乱？

“有一个秘密的杀手组织，名为狼眼。”杜东辰正色道，“这个组织的头目，正是传说中的狼神之子阿苏瑞。”说着，猛然向夜叉一指，“他们，为了钱财，残害大唐的百姓，刺杀大唐的官吏；他们，以杀人为职，灭人伦，失人性。且不论他们背后的目的是什么，是否要动摇大唐的国本，从内蚕食大唐的安定，只杀人一项，就是大唐律法之重罪！”说到这里，他又停顿了一下，从袖子中抽出一叠纸，向公座上的韩谋深施一礼道，“这些是御史台搜集的证据，其中有这次抓捕阿苏瑞过程中，向朝廷投诚的他的手下的证言。还有当初的买凶之徒，因他案被揭发而入狱，为求减刑而主动供述的事实，全是关于狼眼的。人证物证俱在，还请皇上明断！”

“很好，御史台做得不错。”韩谋拿起由高公公呈上的证据，一边随手翻阅，一边淡淡地道，随后又问春茶蘼问，“你不承认阿苏瑞危害大唐之罪行，那狼眼组织的事呢？要不要当堂验证其人证物证的真实性？要不要进行对推？”

皇上问完，正当众人有所期待之时，哪想到春茶蘼又给出了绝对在别人预料之外的答案。

“本方认下此罪。”春茶蘼平静地道，“无须再浪费人力物力和皇上与诸位的时间。不过，本方认罪态度这样好，还请皇上酌情轻判。”

嗡一下，这回的喧哗都无法克制了，声音比之前大很多，似乎要掀开刑部大堂的屋顶。

全场的人，只有主审者及其贴身太监，当事人及其状师，白相及贤王世子，顶多再加上一个没有存在感的锦衣，没有什么反应，除此之外，没有不激动的。

这是什么路数！大唐这么多人口，仅长安就超过百万人，就没见过这样当状师的，什么都承认！

他们不知道什么叫有罪辩护，不知道什么叫污点证人，所以惊讶万分。但春茶蘼那自信又笃定的神情，却令杜东辰心惊肉跳，更令下面的杜含玉紧张莫名。

“春状师……”韩谋一开口，聒噪声仍然是立即停止，“朕曾听闻，你说状师就是为当事人服务的。你这样，什么罪都认，如何保护阿苏瑞的利益？我大唐泱泱大国，礼仪之邦，就算是十恶不赦之人，也给他辩解的机会。你今日如此作为，倘若以后外邦友人问起来，岂不失了大唐的大气根本？”

“皇上，事实就是事实，就算我是状师，也不能巧言狡辩。”春茶蘼说着，深深地望了夜叉一眼。

这目光，别人不懂，夜叉却似有所感，也抬头回望。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没有情意的交流和暧昧的温度，却充满了对彼此的信任。

“但圣人云，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何况，我大唐律法本就严中有宽，给人机会，教化之意多于惩罚。所以阿苏瑞虽然有罪，唐律却可以让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哦？”韩谋似笑非笑地问。这可是自从皇上册后的第一个表情，堂上堂下的人都跟着心中一静，听春茶蘼说下去。

“臣女为被告阿苏瑞申请八议减等。”春茶蘼大声道。

“哦，你要怎么减等呢？阿苏瑞又是占了哪一条？”韩谋语气淡淡的，真有天子乃非人类的缥缈不真实感。莫测高深中，带着决定别人生死的威严。

春茶蘼却没直接回答韩谋的问题，而是说：“皇上，可以问问御史台一方，有什么证据证明阿苏瑞是狼眼杀手组织的头目吗？”

她这一问，所有人都愣住了。

杜东辰几乎冲口而出，“刚才你明明已经代阿苏瑞承认此项罪名，并说不必验证，以免浪费大家的时间。”

“我改主意了。”春茶蘼回得顺溜，还抽出折扇来，唰地打开，扇了扇风。这一刻，她感觉自己很有恶讼棍的可恶劲头。是的，她耍赖，并不是耍着玩，而是要用出尔反尔的方法令对方无所适从。杜东辰准备充分又如何呢？她不按常理出牌，意在打乱他的节奏。

“唐律中似乎没有规定，在公堂上不能反悔的。”春茶蘼施施然地道，没有半点愧疚，“连当堂翻供都可以，何况我提出的是正当要求。”

“你这是戏耍众人！”杜东辰冷笑着反问。

他就知道！他就知道春六这丫头没那么好对付的！他就知道她不会乖乖就范！从刚才到现在，他一直防着她，哪想到她杀个回马枪。可是他明明恨得牙根痒痒，却为什么看她那恶劣却又娇俏的模样，就恨不能……恨不能把她捉回自家去，好好修理一番！

“杜大人这顶帽子扣的，茶蘼自知没那么大脑袋，当真戴不起。”春茶蘼不急不躁，“我只是一时没有想好，到底是惊天大案，心里没底哪。”示弱，示弱，再

后发制人，这是身为女性的好处。

“再者，就算我不想看看证据，难道堂上堂下的诸位也不想吗？”她继续道，“凡事都要摊开来讲，躲躲藏藏的，反而令人猜忌。之前是我思虑不周，小女子这厢失礼了。”说着，像男人那样团团施了一礼。

她说得真诚，道歉又快，加上那副讨喜的模样，公堂上下的人瞬间就收起了责备之心。当堂辩护，不只是运用律法能力的较量，也是状师个人魅力的比拼。

“准了。”皇上一锤定音。

但春茶蘼还没说完，紧跟着又道：“其实也不必事无巨细全部人证、物证都当堂展示，只拣最紧要的，把最能说明事实的证据展示出来就可以了。比如，御史台找到哪桩杀人大案是阿苏瑞做的，证人又是谁呢？”

韩谋还是一个字：“准。”

于是杜东辰深吸一口气，神态和身姿都显示出无比的自信，“禀皇上，微臣想用前刑部尚书许文冲被刺杀案，证明阿苏瑞就是行刺的杀手！”

春茶蘼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原来！原来对方也要找够分量的案子，好巧不巧的，居然跟她的想法撞车了！很好，那就硬碰硬吧。对方这样做，定然是有万全的准备，所以，她要翻案会很难，但她一定要做到！

许文冲啊，前刑部尚书啊，朝中的实权派大员啊。杀了他，虽然算不上捅破天，却也能惊得鸡飞狗跳，草木含悲。要知道许尚书后面牵连的是朱礼谋反案。据外祖父讲，那是皇上极不愿意提及的。

表面上看，杜家这样做虽然狠，却也非常愚蠢，相当于引火烧身，因为若她能抓住幕后黑手，杜家不但不能重回顶级权贵阶层，还会被卷进旧日的疑案，成为靶子。当年，朱礼案可是杜衡主审的。但是相对的，只要她输，所有的后果都是白家承担。板上钉钉的事实又被拎出来宣扬，等于是拨动皇上心中的刺，让他重疼一遍。这样，她以前在皇上那里积累的功劳会完全消散，也会有损皇上对外祖父的信任。

杜家这是要和白家对赌啊！可见杜老头子有多恨她和外祖父，性格有多偏执。从另一方面讲，杜家之所以要破釜沉舟，是因为终于明白了皇上要削弱世家大族权力的决心，是以拿杜家开刀。如果他们不能迅速夺回原来的地位，就永远也没有机会了。

一边的杜东辰看到春茶蘼眼神连闪，没有了平时那种掌握全局的笃定和傲慢，心知这一招是春茶蘼没料到的，不禁大为快意。臭丫头，你也有今天！

而春茶蘼的惊讶只是片刻，很快也冷静了下来，她问：“人证是？”

“人证就是舍妹，杜含玉。”杜东辰正色道。

不得不说，杜东辰很有长进，这已经是他连续带给她的第二个意外了。而此话一出，主审的及看审的人都大为惊讶。

杜含玉，终于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上前来，做证。”韩谋温言道，再讨厌杜家，表面上还是得好像向着他们似的。所以，能当上皇帝的人，首先得是影帝。

“谨遵圣命。”杜含玉弯身施礼，娉娉婷婷，不得不说，姿态优雅极了。但凡女人，天生就深谙利用自己的魅力取得好处之道。她如此做作，还没说话，看审的众人立即就相信了她。

她慢慢从看审处走到公堂中间，本想站在夜叉的身侧。因为……哪怕是用这种方式，哪怕在这种地方，能接近他也是好的。但可恶的是，春茶蘼似乎无意，却溜达到夜叉身边，完全隔开了她和那个令她念念不忘多年的人。哼，春茶蘼，你就逞一时之快吧。我杜含玉得不到的人，你也休想染指！

“那年民女才十二岁，因为外祖父母染疾，母亲至孝，要去病榻前侍候。于是，民女跟随母亲，欲去洛阳的外祖父母处。”她娓娓道来，声音不急不缓，不带情绪，完全只是陈述所知事实的态度，又令人信服几分。杜家的儿孙，除了杜八个大草包，还真没一个好相与的。

“哪想到，才出长安不久，就遇到从洛阳归来的许尚书。当时，我娘还隔着车帘问候了几句。”她突然打了个寒战，似乎回忆起了什么，非常害怕，“就在这时候，许多黑衣刺客从天而降，见人就杀，逢人便砍。那场面真是……真是……”她泫然欲泣，底下一片叹息。

春茶蘼翻了个白眼儿。她最烦在公堂上哭泣，以期引起同情的当事人。和自然流露的悲伤和惊恐不同，若是装的，定然能看得出来。可惜，此时公堂上大部分是雄性。所以，愚蠢的男人们哪……这就被迷惑了。

“当时我只看到一片红，到处是红色，就连护送我和我娘的府卫都被杀了个干净。杀人者的行为简直丧心病狂，令人发指！”杜含玉平静了一下，继续说道。声音里的颤抖，那种努力坚强的模样和正义的愤恨感，都表现得恰到好处。

春茶蘼叹为观止，真不知道世家大族的小姐都会演戏，还是杜含玉是奇葩。而这时，默然不动的夜叉略抬了下头，目光瞄过杜含玉。那眼神中的轻蔑和冷淡令春茶蘼不爽，却令杜含玉的身子晃了晃。

而这，更增加了她这场表演的可信度。她别过脸去，大声道：“我娘见势不妙，带着我跳下马车，趁乱逃走。可惜到底是女流，没跑几步就摔倒在地。我撞了头，却在就要昏死过去之前，看到了他！”杜含玉一指夜叉，“大约是以为我死了，他没有补上一刀，又大约他以为人杀得差不多了，他也没有蒙面，所以我死死地记住了他，刻在心底，刻在骨子里。”

哟？一语双关哦。夜叉，人家在向你表白，你给个反应嘛。春茶蘼纯粹是看戏心态，虽然明知这个案子极为难打，可谁让杜含玉这么搞笑，她不欣赏一下，岂不浪费？

“他……他当时杀人最多，浑身是血，有如地狱修罗，就连衣服……衣襟也敞开